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孟子傳卷十八

宋 張九成 撰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舜生東方近夷文王生西方亦近夷自兗至岐凡千有餘里自舜至文凡千有餘歲風俗不同土地殊尚歲月久遠言行遼絶然考舜與文王之心乃不以遠近為間不以日月為期發之於言形之於行若肯堂若肯構之父子面授心傳之師資何哉蓋地有遠近心無遠近時有後先心無後先使其不識此心則以商均為子豈曰不同氣乃不知舜之心而授天下於禹以四凶為臣豈曰不同時乃不知舜之心而至於

流放竄殛使其識此心則萬里猶一堂也千歲猶一息也豈問地之遠近時之先後哉夫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而孟子獨舉舜與文王何哉則以其聲氣同也何以知之夫舜自讓而入文王亦自讓而入舜耕於歷山耕者讓畔文王治岐又行者讓路舜避堯之子於箕山之陰及其即位也而九官皆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及其為西伯也而虞芮之訟息是舜與文王之入處其揆一也孔子又身入舜

文王之所入故藝則執御能則鄙事則吾豈敢未之有得皆舜與文王之心也異時問二三子之志而曾點有暮春浴沂童冠舞雩之樂乃入舜與文王道路中此夫子所以喟然而歎曰吾與點也豈不以聖人之道此路最高乎夫子倡此心於洙泗諸弟子雖於聖人閫奥淺深不同而自此路入者亦何其多也故曾子指忠恕為夫子之道子夏指洒掃為君子之道子張指師冕為相師之道傳之孟子又以徐行為堯

舜之道孟子發明徐行之說是身履其中目擊其事故斷然不疑其論舜與文王乃昌言於天下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儻非在其道中又安敢曉然揭露判別如此乎孟子之說乃前古之所未聞而先聖之所未發也其盛矣哉余因其揆一也之說乃盡見聖賢之用心故表而出之以終孟子之遺意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

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余讀左氏見子產相鄭卓乎有賢大夫之風如徹鄭國之垣牆論鄭國之供賦屏楚公子於郊外軒然有大臣之用至其為政也民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植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至孔子入鄭見之如兄弟且以兄事之嘗稱其有君子之道四至其死也為之泣曰古之遺愛也觀其為人與夫

作用亦盡巧妙矣乃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此特出於一時之事耳以子産之智豈不知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而區區為此小惠哉豈以一時仁心不忍民之徒涉故輟已之車以濟其急乎以平昔孔子敬之何至曰惠而不知為政也然余細考子産有仁心仁聞而不知先王之道者也觀其論實沈臺駘為崇使晉平公叔向稱之為博物君子至於先王之學未知講究以如此資稟而濟之以先王之學必能

大有為於斯世相鄭君尊王室起文武成康之業以惠天下矣唯其學止於如此所以規摹褊小造作乖踈如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皆非大人之造與不知徒杠輿梁之制而以乘輿濟人一等也夫有不忍人之心必寄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帝王之學也不忍人之政乃自帝王心中制作如乾坤之造化四時之運行小大隱顯幽明內外無不受其鑪錘埏埴之妙學而不至帝王而自以私智小識創造法度非特不合

人心雖勉强力行終亦不久矣推乘輿濟人之心二帝三王之心也儻能取帝王之法以行此心則治天下可運於掌上矣而況鄭國哉所謂帝王之政何也且以濟人一事言之歲十一月即夏之九月也於是時則為人徒所行之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於是時則為車馬所行之橋九月十月之間水潦既退氣候清涼民未病涉也適此時也而為此役民不告勞人獲其利其與區區以乘輿濟人工拙豈不萬萬相遠

哉先王之政毎事如此此子產所以可悲也以子產之賢而有帝王之學將進於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之地何止於惠人而已哉孟子之意非譏之乃痛惜之也故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又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深知此說則子產之失不言可知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

之有

余讀此章至視君如寇讎潸然涕下竦然汗出曰孟子聖賢也何忍為此言乎抱疑于心者十年餘矣一日見楊時先生而問之先生曰子博觀萬古如此類亦多矣孟子盡天下之理而言之也子又何疑乎余退而攷之如舜託禹為股肱而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信如手足腹心之言矣衛懿公好鶴國人不用命遂至亡國信如犬馬國人之言矣晡冕侯醢

邘侯拘文王天下怨之武王一起而紂懸白旗信如草芥寇讎之言矣然則為人君者安得不少警乎古人所以有朽索之喻有舟水之喻有敵國之喻平時暇日君尊如天臣卑如地恃勢假權生殺天下有何不可然動不中理行不由義言者立誅諫者立死忤意者必殺儼然自大自以為千萬年之計嗚呼怨豈在明禍生非意秦二世殺六親殺朝士自以為尊矣而陳勝一呼終有望夷之禍隋煬帝殺薛道衡殺王

曽自以為尊矣而元感一呼終有維揚之禍孟子坐照萬古之理所以勤勤為齊宣王言之學者讀孟子當以是思之齊王不識此意乃問禮為舊君有服此不平寇讎之言而為此問也孟子乃言人君禮待去國之臣則人臣以禮報之故有三有禮之説又言人君以寇讎待去國之臣則人臣以寇讎報之故有寇讎何服之説嗚呼孟子所以為人君計者可謂無餘藴矣余恐學者專持此説以望人主而不知臣子之

義余輙以禮經續於其後以補孟子之遺意禮曰大夫士去國踰境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幭乘毛馬不爪剪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其意以謂遽舍吾君而去悲辛感慕以喪禮自處自罪學之不精道之不遠不能啓吾君之心以至於是也豈非臣子之義當如是乎余意人君當聞寇讎之説而以禮遇臣子臣子當守禮經之説而以恩事君父則君盡道臣亦盡道而合吾孔子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之説矣昔韓愈作羑里操曰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前輩謂寫出文王之心學者宜深味之不可以寇讎之説為口實也此人主所當自知耳非所以論於臣子之前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昔孔子之戒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所謂危亂無道者即無罪而戮民也夫民

者邦之本一民不得其所則邦本亦為之搖動聖人所以綏厥兆民擾兆民惠康小民康濟小民阜成兆民永康兆民者則以邦之本在此也今乃無罪而戮之是危亂無道之國也在孔子之法則不入不居不見可也夫何故不以民為心無故而殺之是無所忌憚也士當急去不去殺民不已又將移此心以殺士矣殺士不已又將移此心以殺大夫矣此必然之理也君子見微故無故而戮民則士當徙無故而殺士

則大夫當去請以漢武觀之渾邪王降長安賈人與之交易坐者數百人此何罪哉使有識之士見之則當遠去而當時碌碌保位無一人知去就之義故士大夫相繼下獄牢相死者凡數人職事優閒無若奉常死者亦數人人皆以謂漢武晚年動殺士大夫而不知殺長安民時乃殺士大夫之幾也所以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楚不設醴穆生不日求去深知此理也元帝殺蕭望之之後則京房賈捐之相繼得罪

桓帝殺李固之後則李雲范滂相繼誅死故士大夫當以民卜去就之幾使人主愛民不殺必愛士大夫亦不敢妄加無禮孟子留此言為士大夫安身之路其可不知所警乎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為

有大人之禮義有小人之禮義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上下有分勞

逸有宜若堯舜禹臯陶之在朝廷而民服役於南畒者此大人之所謂禮義也並耕而食饔飱而治上下不辨勞逸一等若許行為神農之學者此所謂小人之禮義也禮其所謂禮義其所謂義大則禽獸人之道而有殲滅之患小則奸人竄迹其間而有兵革之患此豈久長之道哉大人肯為此哉夫大人之禮義若君者出令者也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各盡其道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於

民者也民者出絲麻粟帛以事其上而安其教者也今許行之學不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序一皆以農為務是若鳥獸終日以口腹為事而不知有禮義之大也誠使如此天地何由安其位乎宣特許行商鞅騶忌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曉然以其術為不善哉所學不正或以刻薄為禮義或以權謀為禮義或以傾覆為禮義或以縱横為禮義或以詭異為禮義是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所不為而

先王之世當服兩觀之誅左道之戮者也孟子之所謂禮義者植桑種田畜雞豚育狗彘謹庠序申孝悌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路不轉徙於溝壑此堯舜三王之本心而孟子之所謂大人也其爲此言視騶商蘇張稷下輩皆小人耳皆當誅戮者也所以深闢楊墨者葢欲大明聖人之道庶幾使異端聞之知所謂禮義其在此耳豈不深且遠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仁義禮智固有之謂才是中之與才天之所與我者也然而不中不才者必有物戕賊之而無以養之也今夫牛山之木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是有萌茂之理矣及牛羊踐之斧斤伐之則天地之中氣陰陽之美才亦從而敗壞矣惟

保護愛惜不受牛羊斧斤之害則可以為大厦之用惟人亦然心與智長道與時會中之與才固日進而月益矣及夫聲色搖之富貴淫之貧賤移之威武屈之則喜怒哀樂為失節仁義禮智皆淪胥黨有禮義潤澤之師友切磋之是以此之中養彼之不中者不中既去其中自見矣以此之才養彼之不才者不才既去其才自見矣古人所以樂有賢父兄者以父兄之賢教誨漸摩日聽其音旨日觀其容儀警發其所

未知叩擊其所未悟則皆中皆才矣夫何故以父兄不棄子弟之心也故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如中而棄不中才而棄不才此何心也哉不肖之心也賢者有此心則謂之不肖是則賢與不肖特在一念之頃耳故曰其間不能以寸夫使不中不才則已使其果中果才豈有棄人之心乎則以理當養人故也先王以其中其才設為學校注之禮樂春誦夏絃以至干戈羽籥學禮讀書皆所以養之

也養之既成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喜怒哀樂未發以前皆融融而不泯仁義禮智固有之美皆事事而發見豈不韙哉推孟子此意其於商鞅騶忌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之徒固將警發而變化之使其有用於世豈有忿疾之心也哉於此可以見孟子之心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此言言當利害不變然後可與當大任也夫平時暇日雍容醞藉風流都雅典誥其言舜禹其行穆

移乎二帝三王時廊廟人也及毛髮變故卒起于前則波蕩頹壞盡棄所守凡奴婢賤人閭閻駔儈之所羞為者皆安行而允蹈之如此輩流安可與同事君哉若夫恂恂如鄙夫姁姁如儒者未嘗以色待物以氣加人及倉卒之間緩急之際仁思義色卓然不亂臨鼎鑊而不驚當鈇鉞而不懼如此等人與之謀家國天下有何難事哉孟子深見此理故昌言於天下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且夫其當不義也毅

然不為顧其力如何哉推此心以前則義在可為者以其不為之力而為之其所成就亦當如何哉諸葛亮惟不事曹操所以能成先主之功宋璟惟不與楊思勗言所以能成開元之治杜黃裳惟深斥韋執誼所以能建中興之盛若乃甘為梁冀客者必肯為殺李固之文甘為曹操用者必肯為殺孔融之文甘為李林甫壻者必肯為王叔文之客此自然之理也然而孟子之所謂不為者豈止諸葛諸公而已哉顧其

至大至剛以直之氣潛養既久盤薄乎胸中使天下無變則已如其有變則絃歌不輟當繼陳蔡之遺風使人君不用則已如其用之則兵萊人誅正卯道不拾遺客至如歸當繼會齊攝相之後塵矣如其大用之則堯舜其君士君子其民如伊周故事者亦所優為也其所以夷狄許行妾婦儀秦蚓仲子而貉白圭者以見凡戰國商孫以下皆孟子所不為也此又孟子之微意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昔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曰賜也亦有惡乎子貢曰有惡惡訐以為直者彼洙泗之間函丈之論師弟子之心稱人之惡下流訕上訐以為直皆在所惡則夫言人之不善者正孔門之所惡也孔門之所惡天下之所惡也天下之所惡禍患之所臨也昔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

也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與夫子不答子貢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游他日又問夫子乃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夫言魯大夫而問則或曰不知或在所不答不言大夫則對子貢以非禮對子游以易之聖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是言人之不善非聖人之道也昔王叔文用事凶𢙢滔天羊士諤為宣歙巡官以事至長安公言其非叔文怒欲下詔斬之又欲杖殺之卒

致寧化之貶當如後患何豈虛言哉盡言以招過如
國武子犯而聚怨如陽處父皆聖賢之所戒也抑嘗
靜觀好言人之惡者非凶暴之人即刻薄之人也夫
仁人君子務為涵容掩蔽使人有改過之心得為善
之路或瞋目侈口或含笑撜吻聞人之惡如得竒貨
不言可知其為小人矣馬援戒其子姪曰聞人之惡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口不可道口不可道是矣耳
亦何用聞哉嘉言懿行則不可不聞談人之短攻人

之惡是何君子用心雖平生不聞可也此又孟子之
遺意余故表而出之彼商孫蘇張之徒公犯此禁或
至車裂而死有以也夫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昔顏子嘆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三千
人中獨稱顏子為好學而其說如此是夫子終不可
得而學也使學者可以自勉乎孟子以顏子為具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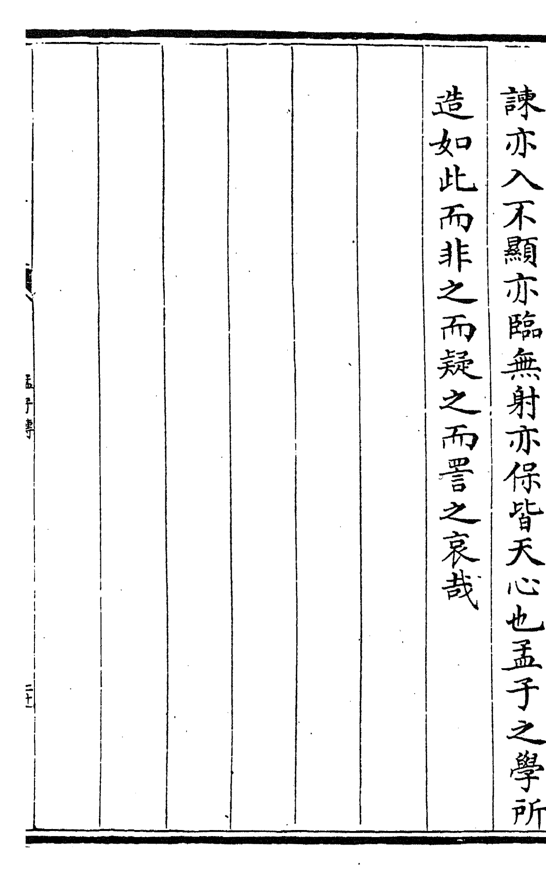
而徹舍而不學極論游夏顏閔夷惠之徒乃軒然自許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是必有所見而然也今觀其言曰仲尼不為已甚者是孟子果見仲尼之心也其意以謂吾心不為已甚處乃仲尼之心也孟子於何地見仲尼而指其何心為不為已甚乎蓋孟子於此路極為有力如指徐行為堯舜之道指易牛為王者之心指揜虆梩為誠指赤子入井為不忍指事親時為仁之實指從兄時為義之實其與不為已甚同一

軌轍耳深味之可見也余所以謂孟子於此一路極為有力則以其所入者在此也夫仲尼不為已甚處於何而見之哉於互鄉見之矣於南子見之矣於陽貨見之矣於佛肸見之矣顧其心如春陽之敷如時雨之潤有成就之仁無鄙絶之意其視荷條荷蕢接輿晨門干木泄柳之徒皆鳥獸斯人塵穢一世超然自欲出於囂塵之外其器量廣狹果如何也當時門人如子夏指洒掃為君子之道子張指見師冕為相

師之道皆此幾也獨曾子指忠恕為夫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門人如陳臻之非屋廬子之問陳代以為小公都子以為好辯彭更以為泰充虞以為不豫公孫丑以比管晏過孟賁孟丈之間乃有此難堪之語宜擯絶而不與門牆之列矣然而孟子宛轉雍容為之辨析使之心開目明至於斯道而已此不為已甚之心也所以傳仲尼之道者在此也至其事齊王也三宿出晝且曰王庶幾改之王如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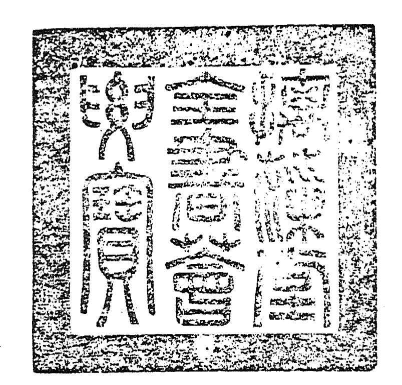
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為善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弟熟讀斯言深味此意則仲尼不為已甚之心隱然見於吾心矣余謂使孟子得志將引商鞅騶忌孫臏蘇秦張儀以訓誨之使其改過遷善則將置之於士大夫之列以為吾用豈固欲絕之哉蓋聖賢之心其理如此不如是非天理也何以知之余於易得之矣夫澤上於天夬夬之卦也其卦五陽在下一

陰在上以見君子之衆而小人之孤也夬之為義決也天下皆知以剛健為決乃不知以和悦為決夫以五陽決一陰不煩舉手不事咳唾但在一息之頃耳然而其卦兊上乾下兊説也和也乾健也剛也乾兊合德發而為用當健而説當決而和余觀其象而玩其辭觀其變而玩其占乃知不為已甚天理也真仲尼之心也其卦象之説非人為也乃自然之理也天理如此則聖人安有絶人之心乎文王不聞亦式不



諫亦入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皆天心也孟子之學所
造如此而非之而疑之而詈之哀哉

孟子傳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傳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傳卷十九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萛子貢問士於孔子其對凡有三等而其最下者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謂之小人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為大人可知矣此孟子推孔子之意而為此説也然使學者鄙言必信行

必果為小人自好者將無所適從而姦人者將假此言以濟其誕妄滑稽之欲矣此孟子所以增惟義所在一句而指其歸路也其意蓋可知矣何謂義孟子嘗曰義人路也是可行者謂之義而不可行者不得謂之義也且孔子不以言為信而以義為信如與蒲人盟不適衛而卒適衛且曰要盟神弗聽豈非不以言為信而以義為信乎孔子不以行為果而以義為果如自衛而西將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

死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豈非不以行為果而以義為果乎不問言行之信果而一以義斷之其比夫硜硜者固相遠矣茲所以謂之大人也余嘗攷孟子之書其論大人者凡數處如所謂有大人之事所謂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今又曰大人惟義所在又曰養其大者為大人統而言之皆言所見者大而不區區以求名也若夫或勞力以取名或直諫以取名或

設數以取名或偏執以取名或偏物以取名皆非孟子之學也是何小丈夫之所為乎學者明乎此則知大人之所在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不辨善惡不知是非喜怒哀樂未甞當道大人何取於此哉余切深原之其喜怒哀樂雖未必中節然皆真而非偽況大人之學以思為主先立乎其大者喜怒哀樂皆中節而又不失其真心此所以為貴

乎夫作偽之人終不足以動人故強怒者雖嚴不威強笑者雖親不和若夫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赤子之真其近於是乎大人不失者在此爾惟赤子之真也故見之無不憐愛而水火在前虎豹在側皆不足動其心則以其真故無畏懼猜疑之心人以其真亦無畏懼猜疑之意大人體此故至於是邦必聞其政而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則以大人之道甚大而又以真在其

間故其功用如此也若夫不知大人之學而徒有赤子之心是亦愚人而已矣學者不可不思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生者人之所悦死者人之所甚惡於人之甚悦者加意焉不足道也於人之所甚惡而加意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矣且夫人之將死也其氣一絶其形百變病之深者耳目口鼻手足聲音一切反常其可畏可惡之態豈形容所能盡哉至於旣死之後形體可懼

臭穢難聞神靈所憑影響猶在使人毛髮森竦心志
惴慄急走疾避者亦人之常情也至於此時乃獨加
意不負於冥冥中其可謂不負於天地鬼神矣惟不
負杵臼之託乃能立趙氏之孤不負武帝之託乃能
擁昭立宣為社稷之臣不負先主之託乃能抗司馬
懿為三國之忠臣蓋於死者如此是不欺其心也不
欺其心則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矣使天下無事則已使天下而有事非

不自欺者其誰足以當之孟子觀之乃於人之所難處以觀之而判然號於天下曰惟斯人可以當大事非深見此理能如是乎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章如孔子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同蓋孟子自述其所學也不敢以此自

處故汎論之儻非深入其中安能如視青黃黼黻角亢氐房明白如此哉請試言之夫善觀水者必窮其源得其源則委流可知矣善擇木者必窮其本知其本則枝葉皆可知矣遡流而上經歷關山而不止源斯見焉沿葉而下斸掘土膏而不止本斯見焉是則君子之於學非深造之其能得其本源乎故口耳之傳不若見聞之親見聞之親不若心術所體為切也昔之君子由治天下而造之而知其本於治國由治

國而造之而知其本於齊家由齊家而造之知其本於一身由修身而造之知其本於一心由一心而造之乃知其本於誠意由誠意而造之乃知其本於致知由致知而造之乃知其本於格物所謂格物者窮理之謂也一念之微萬事之衆萬物之多皆理也惟深造者自天下之本遡流泝葉進進不已而造極於格物是故於一念之微一事之間一物之上無不原其始而究其終察其微而驗其著通其一而行其萬

則又收萬以歸一又旋著以觀微又攷終而要始往來不窮運用不已此深造之學也夫如是則心即理理即心內而一念外而萬事微而萬物皆會歸在此出入在此非師友所傳非口耳所及非見聞所到當幾自見隨事自明豈他人能知哉此所謂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異端不能搖暴行不能動死生貧富貴賤憂樂通而為一隨所寓而安焉此居之安也居之安則見出乎衆人而常若迂闊識超乎幾外

而常若太早旣而利害皎然是非卓然於千載之後億萬數千里之外無一毫與其言不合者此資之深也資之深則縱横理也予奪理也動容周旋理也顚沛造次理也仰觀俯察遠取近取理也以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亦理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無一而非理者儻非深造自得渠能進於此地乎惟孟子所學如此所以能禽獸楊墨妾婦儀秦夷許子而貉白圭蚓陳仲而死成括則以其深造自得故議論可以超

然出於當世之上乃於兵革擾攘權謀詭詐中而獨
拳拳欲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使老者衣帛食肉
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徙于溝壑以掃
弊陋之習而開此昏蒙之流也奈何時不我與未興
斯文姑留此學以惠後進耳可勝嘆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闕 人以心術之微盡散於禮樂射御書數中而不明
言其故蓋名數則可以口講而指畫至於精微非心

自得之不可也使上智之資由名數而造精微之本而中下之流亦安於名數而為寡過之士此聖王之道所以獨高千古而異端之學所以一得其志必能潰亂天下也然而使士大夫不學則已學則當造精微之本學而不到精微雖博物及於臺駘實沈稽古至於萬數千言謂之博學詳說則可也謂之聖王之道則不可古之君子所以治詩書禮樂之術而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河渠溝洫茫昧變怪無不採其源而

遡其流極其數而攷其變大則爲圖諜以著其象小則分門戶以括其遺事事辨其所由物物明其所用纖悉畢具小大靡遺其博學詳説如此者蓋將以反説約也何謂約即吾所謂精微者是也且以六藝觀之禮中倫樂中節射中鵠御中規矩書窮八法數研九九皆約也其名數散爲六藝其精微在吾一心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鐘鼓管籥之制竽笙琴瑟之聲逐禽左鳴和鑾其數爲至繁形聲意義億百千萬其

事為甚衆非博學以攷其由詳説以徹其故則虛無荒唐何足以御天下之變哉然而豈徒為此誦數之學哉意亦有所主也故學禮學樂則體其所以中倫中的者何學射學御則體其所以中鵠中規矩者何學書學數則體其所以窮八法研九九者何其意以精微為主而以博學詳説為所入之路耳夫然故一藝之約既徹則六藝之用皆通以其用處發之于治水則排淮泗驅龍蛇而見禹之心發之於朝廷則驅

飛廉驅虎豹而見周公之心發之於春秋則羣去公
子麇不書弑而見孔子之心發之於戰國則息邪說
拒詖行而見孟子之心乃知聖王之學以精微為主
而以博學詳說為所由之路耳是以子夏指洒掃為
君子之道而孔子以郊社禘嘗為治天下之道指蜡
為仁之至義之盡指餕為道路州巷之達者皆於博
學詳說中指其約也若夫學為盤辟紀其鏗鏘羿分
其弓良捨其策則不能以相通者又何足以論反說

約之道哉孟子指易牛為王者之心指虆梩為誠之見指事親為仁指從兄為義指好色好貨好勇為大王公劉文王武王者則以學到精微故無所往而不在也學乎學乎其可不以約為主耶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善一也在乎用之如何耳用以服人小人也霸者之所為也用以養人君子也王者之所為也令燕修召

公之政豈曰不善而假此以伐山戎責楚不貢包茅
亦豈不善而假此以襲蔡大蒐示之禮伐原示之信
晉文之善也而假此在一戰而霸耳是其所以為善
者意在用以服人豈非可鄙哉故齊桓末年叛者九
國晉文初死秦已伐鄭是雖區區以善服人誰肯服
乎葛伯放而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
羊葛伯殺之不以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
為之耕其仁厚如此文王雝雝在宫肅肅在廟而其

化之行至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係婦人勉夫以正以善養人乃至於此三代聖王既以善自養其身又推之于天下國家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聚秀艾于其中以詩書禮樂教之以孝弟睦婣收之而命鄉論秀命司徒論秀升于司徒者不征於鄉升于學者不征於司徒而又閭師族師比長書其德行道藝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鄉大夫又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其不率教者則小胥大胥以告耆老皆朝于

庠習射尚功習鄉尚齒以警之不變移之左又不變移之右又不變然後屏之遠方委曲周旋如此此皆以善養人之道也所以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則以其規摹遠大謫然有仁人慈父愛母之心此天下所以心服之也與夫設心促迫急於得利假仁義以濟其姦若齊桓晉文者豈可同時語哉孟子之見如此而欲合戰國之君宜乎其為迂闊也惜哉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不祥之人凶人也何以知其為凶人顛倒是非變亂白黑騰播若南箕緝織若貝錦營營其雜亂趯趯其善走徒事脣脗而其言一無實迹者是所謂凶人也平時暇日其言無實而無害君子心者已可知其為凶人至於為凶人之實者則又有在焉蔽賢者是也若李林甫誤嚴挺之盧杞陷陸贄是矣孟子親受臧倉所毀如倉者豈非不祥人哉天生賢者仁義禮智所從出者也使在朝廷則福及天下在一郡則福及一

郡在一邑則福及一邑而乃彼故欲蔽之使不得福
被生民豈非妖恠不祥之物乎夫狐狸夜號鴟梟晨
嘯鼠舞地孽皆不祥物也人見之必唾罵以厭之如
是則禍患亦所不免況不祥之人而使在人主之側
破國亡家之兆蓋見於此矣流放竄殛使與魑魅為
伍正聖王所以清朝廷而福天下也然則孟子目蔽
賢者為不祥豈非意出於此乎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

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余讀此一章乃知聖賢觀六經之道矣夫六經明天下之理者也使吾自格物之學窮天下之理小大不遺幽顯皆徹内外一致則六經之言皆吾胸中所欲言者耳隨吾意之所在取以用之或斷章而取義或逆志而忘辭何所不可闕百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

恥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如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本非愛敬事吾取以證天子之孝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本非諸侯事吾取以證諸侯之孝或論雲漢
之詩或黙武成之書唯如是然後見其造理深遠去
取在我而六經之道通矣何以知之如仲尼言水哉
水哉而不明言其故未知聖人之意果出於何意如
江漢以濯之以言其清明也滄浪之水以言其自取
也逝者如斯以言其迅速也必觀其瀾以言其廣大

也惡知孔子所謂水哉之意不出於此數義而孟子遽然斷之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未明格物之學者遽為此答則為罔聖深造天下之理者予奪抑揚進退去取亦安有不可者故吾意之所在理之所在也聖人之所在也意在清明則指此水為清明意在自取則指此水為自取意在迅速則指此水為迅速意在廣大則指此水為廣大也水哉水哉吾意欲論其本則判孔子之意在本有何不可哉旣指此意為

本矣故極言為本之説所以言源泉混混晝夜之不舍盈科而乃進卒歸於四海也夫江之原自岷山河之原自崑崙淮之原自桐栢原者其本也探其所出可以汎觴耳惟其本在於此故滔滔軋軋與天地同流日月俱運晝夜不息在沱為沱在澧為澧在匯為匯卒之東歸于海而後已亦猶君子格物之學自致知而充之以格物以知至以誠意以正心以修身以齊家以治國以平天下而後已則以其知本之所自

而充之故其極乃如是之大也江河之水如此至潢潦之水因七八月之雨而集本無根原也一時汪洋不辨牛馬亦可悦矣然流未終日掃不見蹤跡亦猶小人口耳之學本非心得見聞之傳本非力行一時眩惑流俗名聲暴起如黄允以豪桀自置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可謂盛矣未幾而隱惡彰聞向非苻融識之其亂天下也必矣如羊祜於王衍盛時知其必亂天下蒼生卒下拜於石勒如庾冰於殷浩盛時乃

以謂當東之高閣末幾卒有喪師之醜以是聲聞過情者皆學無其本也是以君子恥之如商鞅蘇張輩一時盛名使人君尊禮如此而所學不正事業可鄙為千古罪人孟子力言有本者如是豈非為此數輩而為此説哉士大夫學問宜自知所擇矣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此章言舜無私欲惟天理而已矣天理者仁義也仁

義既明則以此明庶物知禽獸之所以禽獸以此察人倫知人倫之所以人倫夫人與禽獸相去幾何耳目口鼻好惡嗜慾一切無異其所以異者特有仁義禮智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耳徇人欲則為禽獸守天理則為人倫人心何所不有人欲天理之所推焉者也庶民去天理而隨人欲所以有禽獸之行君子存天理而忘人欲所以造人倫之至舜人欲都亡天理昭灼知如是而為人欲所以明庶物

之微知如是而為天理所以察人倫之大夫所以能如此者以由天理而行也舜即天理非舜之外復有天理也天理居則為仁由則為義運用在我庶物之倫胥人倫之中正仁義皆得以知之使舜在此仁義在彼是舜與仁義終不相合也其不相合則有物間之矣有物間之則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也夫仁義我所固有也居此則謂之仁由此則謂之義今仁義在彼則是我墮人欲中矣墮人欲中所向皆暗安能

如舜明庶物而察人倫乎孟子所以言庶民去之以墮禽獸君子存之以正人倫舜能明禽獸而察人倫者其何術哉昌言以斷之曰以由仁義非行仁義故也嗚呼一心之微安可不慎稍墮人欲即為禽獸一明天理即是人倫君子所以慎其獨者則以毫釐之差而邪正如此之相遼也嗚呼其危哉

孟子傳卷十九

孟子傳卷二十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余讀孟子書乃知其學無所不窺其書無所不讀而

獨留意於六經之宗周孔之粹其引證取捨一以所自得於聖王者以決擇之如三聖之行宰我有若之論孔子之談詩魯人之獵較曾子之論有若子思之摽使者皆世之所不傳者而孟子獨昌言以標榜之至如書之武城詩之雲漢天下學者誰曰不然孟子乃獨以所見可否之是其磅礴萬古批斷昔人孔子之後未見其比者今此談周公兼三王施四事則又有異焉其取禹湯文武皆人列一事夫聖人所長亦

衆矣何獨此一事為可取哉又周公之心何從而知之此余所以知其學無所不窺書無所不讀而獨留意於六經之宗周孔之粹旨者以是也請得以極言之夫禹湯文武之所以為聖人者各有所入之路亦各有所發之處唯識者知之如曾子自事親而入故其論孝乃有四海而準之論子夏自洒掃而入故其論門人乃有有始有卒之論孟子自集義而入故其論養氣乃有塞乎天地之論蓋精於此者神乎此此

自然之理也禹之入處在好惡得所湯之入處在操縱得所文王之入處在緩急得所武王之入處在親踈得所以此入必以此出入之者精出之則神禹惡旨酒宜重於惡也然聞善言則拜其好乃于此而見焉是不偏於惡也湯執中宜一於操也然旁求俊彦其縱乃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操也文王視民如傷宜急於救天下也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緩乃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急也武王不泄邇宜踈

於遠也然微盧彭濮與有邦冢君同一訓誓其親又於此而見焉是不偏於疎也聞善言則拜是所謂好善言也旁求俊彦是所謂立賢無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所謂望道而未之見也微盧彭濮與友邦冢君同一訓誓是所謂不忘遠也夫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何以知其為望道而未之見乎其視民如傷文王之心亦已切矣而紂毒痡四海害虐蒸民文王儻遂其無傷之心則不待武王之時而

後伐之也惟其心日待紂之悔過將率天下而事之故雖有如傷之心雖見道在可取然以義斷命以仁待君故日夜望紂之悔過而未敢見紂之惡焉紂儻悔過即所謂道也是文王之心雖急於救民而其心緩於責君者可見矣惟此四聖人者其聖各有發見處故周公之思并合三王發處而施之夫其施之也豈拘拘學禹之惡旨酒而好善言湯之執中而立賢無方文王之視民如傷而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

而不忘逵哉大意思其好惡操縱緩急親疎得所處而施之於天下耳此意惟踐履深者乃見之非余口舌所能辨也夫思三王則周公之心入於三王之心矣事之過乎前者千端萬緒形迹不同而其理則一也以事而求則有合否以理而求則惡乃為好操乃為縱而急乃為緩疎乃為親也仰而思之其思愈上思之精則得之深得之深則行之速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之謂也夫周公之心豈有不合於

三王者哉余所謂事有不合而理則一者正以明此也周公方以事觀則見其不合及以理觀則見其得之淵微深眇殆難形容且以一事論之他可類攷禹惡旨酒而周公為酒之法曰麴糵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則與禹異矣禹好善言而周公征三監邦君御事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使成王考翼之言而周公不聽斷然征之則與禹又異矣以事觀之豈非不合乎然周公酒制以供

祭祀賔客豈敢不虔亦禹致孝鬼神之理也周公急於安王室豈敢後時亦禹三過其門而不入之理也故余曰以事而求每見其不合以理而觀見其得之者此也此又周公當日之心孟子所見之奥余故表而出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余嘗以詩攷之諸侯曰風天子曰雅自平王降而為
國風天下無復有雅矣無復有雅雖國風具存王者
之迹不復見矣謂之詩亡可也孔子以謂詩亡則是
王道絶也嗚呼王道豈可一日絶哉將以扶王道于
既墜續王道於已絶歷聘天下天喪斯文時不我與
齊欲用之沮於晏子楚欲用之沮於子西魯欲用之
沮於女樂天意如此其如之何孔子思欲見之行事
以啓天下後世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雖立

意不同然皆記事之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
實録之書耳聖人慨然有作乃以造化之神巧妙之
用一寓於春秋凡聖心之所筆者王道自此而見也
聖人之所削者王道自此而用也如暈去族麋書卒
衛衎曰奔定公無正之類大義炳然王道著矣豈記
事之史而已哉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義也乃
聖心之所存而二帝三王之道也夫春秋將以明王
道豈止襃貶而已矣其抑揚進退予奪縱捨若乾坤

之運六子滄海之轉百川與禹排淮泗決汝漢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同功欲知王道者當觀春秋之用是續王者之迹於詩亡者春秋也其義深矣豈口舌所能盡哉惟深格物之學者乃可以觀春秋惟明春秋然後可以明王道惟明王道然後盡臣子之職不明春秋而曰吾盡人倫之道焉吾弗信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惡之積其流甚遠故君子小人之澤至五世而乃已方孟子時雖去孔子未遠君子之澤固未泯絶然當商鞅騶忌陳軫蘇秦張儀稷下之熾小人之澤正爾橫流孟子自傷學雖不已聖未及智下則未能使三千之徒盡服其教小又未能成中都之化大又未能斥侏儒兵萊人殺正卯使有黜其淫婦者不敢朝飲其羊者道不拾遺者客至如歸者故曰予未得爲孔

子徒也徒以學於聖人者私善于門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而已然而陳臻非之屋廬子間之淳于髡侮之公孫丑至比管晏過孟賁此皆小人之澤薫染之深孟子力未及孔子未能遽革其心也賴孔子之澤尚在而秉彝之性未盡淪胥聊為之論養氣知言之說盡心知性之說尊王黜霸之說以大其所知故曰予私淑諸人也嗚呼小人之澤害人如此而時君世主方且擁篲先驅築館上舍坐輜車以謀議列康莊

以尊大之當是時也出則為名寵之誘入則聞捭闔之議其欲信孟子盡如孔子之徒也難矣可勝傷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此一章小充之則止於廉惠勇而已大充之則為金聲玉振之條理乃聖外之智至外之中力外之巧豈可輕心淺慮讀之哉夫道不在決去不回處乃在叅詳審諦處可以之義謂叅詳審諦也取而叅詳審諦

則不至於傷廉與而叅詳審諦則不至於傷惠死而叅詳審諦則不至於傷勇嗚呼充可以取可以無取而上之豈止不傷廉而已哉與可以仕則仕同一揆也充可以與可以無與而上之豈止不傷惠而已哉與可以久則久同一揆也充可以死可以無死而上之豈止於不傷勇而已哉與可以速則速同一揆也天下之理求其所謂可而已矣誠識其所謂可則是孔子之聖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人時亦當

其可而已矣故學者觀聖賢當識其意勿泥其辭如此六可以止以廉惠勇觀之而不知與孔子聖之時同一幾柄豈足以知聖賢之所存哉故余表而出之且就孟子時言之商鞅變法令以取秦相騶忌挾傾危以取齊相陳軫以辯說而取楚使蘇秦以捭闔而取六國相印張儀以恐愒而取秦相稷下諸人以口舌取齊卿此皆不問可否一於取而傷廉也秦齊楚六國之君不攷其人之賢否不問其學之邪正以國

家名器輕予此輩此一於與而傷惠者也其後聶政
刺俠累荆軻刺秦王徑行直前不顧義理此一於死
而傷勇者也使其即六可以之説而參詳審諦之則
聖人之道於此而兆矣惜哉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
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
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
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

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余讀此章嗚呼禍福無不自己求也久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其誰咎乎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豈自外來哉古人言福則曰自求言哲則曰自貽言孽則曰自作言戚亦曰自詒非深知禍福之故者豈能立論昭灼如此哉商鞅以刻薄事秦秦之報也亦以刻薄至車裂而死晁錯以術數教景帝景帝之報也亦以術數至斬於東市反覆斯理則逢蒙殺羿庾公不忍害孺子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實也孟子深識此理昌

言以斷逢蒙曰薄乎云爾其述孺子之言曰尹公之他端人也夫惟羿之薄故其所以教逢蒙也亦以薄薄之甚則有至於自害其身惟孺子之厚故其所以教尹公也亦以厚厚之遠及至尹公弟子不肯以君命之故反道以害其師然則誠如此說君子之學其可不慎其所處乎陳平既封不敢忘魏無知李大亮既貴不敢忘張弼以陳平大亮之心亦可以知無知張弼之所存矣至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則

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殺王恭事元顯則殺元顯以呂布牢之之心亦可以知丁王董馬之所存矣然則以此知忠厚之化果周家所以垂八百年之基矣讀行葦之詩使人藹然有三春之樂秦有天下至二世而滅亡刻薄之效乃如此夫商鞅伐魏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其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乃伏甲士而虜之其刻薄如此此風既成秦

之所為無非刻薄張儀刻薄誤楚懷王白起刻薄坑卒四十萬趙高刻薄使二世殺六親李斯刻薄使二世行督責至望夷之禍煢然獨處無一人為助者言之使人酸楚則刻薄之報果如何哉逢蒙庾公之説亦可以為有天下者之戒矣然鄭朋游蕭傅之門而卒陷蕭傅宋之問投王晙以保其生而卒陷王晙蕭王何罪哉蕭王固賢者也然不知人之罪蕭王亦安可自赦乎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蕭王雖非薄惡

而不知人之戒亦可恥矣夫如鄭朋肯附石顯容之問肯事兩張其神情態度亦可知矣而使之出入門下與同急難豈非其失乎兹又不可不審天下事固有不可不辨者昔越石父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石父乃求絶曰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世皆傳以為美談太史公首紀於晏子傳豈太史公自悼無晏子之知乎不然何為而稱美也夫石父薄惡人也使其此說行則忘恩者皆將以

此而藉口且脱石父於縲絏恩亦大矣入閨弗謝事亦末矣石父乃以弗謝之小禮而忘脱免之大恩夫其所謂謝者石父當謝晏子乎晏子當謝石父乎免人於厄而又索謝何其責人之深也遽欲求絶義安在哉雖石父當時謂之賢者以此一事觀之皆不足道矣吾儕立身行已當求忠厚之説以上報君親與所知毋惑石父之言以為忘恩賊義之人與逢蒙同一科也此又孟子之遺意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嘗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是孟子之心於不中不才者尤加意焉今有西子惡人之論其忠恕之心仁厚之意豈易量哉其所以傳曾子之道者於此可見矣夫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使平居為君子一旦背仁義則前功盡廢其為小人也無疑如西子天資美麗乃蒙不潔之物誰

不掩鼻而過之哉平居為小人一旦蹈仁義則前惡都泯其為君子也無疑如惡人天資醜陋而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之尊孟子此意以謂商鞅孫臏騶忌陳軫張儀稷下諸人資禀英邁如西子之美麗也而蒙權謀詭詐縱橫捭闔卓異荒怪不潔之學有道君子皆羞道而喜攻之今既若是矣使其一旦遷善徙義革心改過盡棄其不潔之學而齋戒沐浴於吾帝王之道使天下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

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酒醴牛羊雞豚黍稷相晏

樂則可與皐夔稷契比肩交臂同揖遜堯舜之前矣

是猶惡人醜陋可以事上帝也嗚呼孟子忠恕仁厚

乃欲使商孫諸人改行而齋戒沐浴也豈有忿疾於

頑之心哉此其所以為大也以善養人理當如此嗚

呼人不自重久矣公孫弘學春秋樊並明尚書戴勝

精禮經馬融通五經是猶西子之資禀也而乃蒙阿

諛盜賊不法依附不潔之物為千古罪人可勝惜哉

人能改過卒歸於君子也亦已久矣周勃吹簫樊噲屠狗陳俊為下江之盜黄憲乃牛毉之子是猶惡人之資禀也然或忠冠社稷或氣奪鴻門或功列雲臺或器量千頃名垂簡編芳襲古今齋戒沐浴以事上帝復何疑哉嗚呼士君子處心其可不慎乎一念之失蒙不潔也一念反正齋戒沐浴也臭至掩鼻馨聞上天利害賢否宜知所擇矣孟子之論其深哉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

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逺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嘗立性善之論上合千古聖人不言之心下掃諸子邪論之失固嘗以水無有不下以校性無有不善矣如孟子之言性非一人之私言也乃天下之公言也以為此言可以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

質鬼神而無疑考三王而不繆者也夫天下之言性何為其論超絶如此哉則以其論非出於私意小智荒唐無稽而言也乃據其實而言也故曰則故而已矣所謂故者實也何以驗其實以其所利處為實也且夫牛之性其實順是其所利在順也羊之性其實狠是其所利在狠也人之性其實善以其所利在善也何以知其實為善乎赤子匍匐入井則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見焉豈非其實在善乎先王因此謹庠

序教詩書文禮樂誦歌弦舞以發藥開導之高者為聖賢下者為孝友則以其實利於為善也夫其利在善儻以私智汨亂之則人將失其常性而蕩如狂瀾不可復遏矣世之士不知出此而於其實之外鑿私智以亂之天下沸騰奔涌橫出旁趨乃嚴以形威峻其法令民心愈失一夫呼召天下響應而社稷不保矣此無他以不順其故而鑿私智以亂之也如商鞅孫臏騶忌陳軫蘇張稷下諸人乃為權謀詭詐縱橫

捍闔卓異荒唐之智以擾亂之秦守商君之説雖并
吞天下覆滅諸侯民心已去陳勝一起秦其亡矣此
鑿私智之明驗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
矣禹之智何如哉知水無有不下是水之性其實利
於趨下也吾不立一毫私智決汝漢排淮泗淪濟漯
鑿龍門通九川無非因其性之趨下而利導之八年
于外雖若多事其論成功特行其所無事爾所謂無
事者因其注下之性未嘗立一事以汨亂之也使治

天下者亦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因民趨善之性而開導之則謦欬嚬笑之際垂衣拱手之間天下亹亹自趨於治矣以此為智豈非智之大者乎且夫天之高星辰之遠宜若不可測識矣然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之實也如自角至箕七十五度自斗至壁九十八度自奎至參八十度自井至軫百一十二度五星伏見皆有常數此星辰之實也求其實而步之雖一星翁瞽史上推千歲如所謂甲子朔旦在

冬日之至者分毫不差豈星翁瞽史之智能如此其妙乎特識天與星辰之性因其故實而推之耳以是知聖王之道無非天下之性耳其為簠簋俎豆管弦琴瑟清廟明堂辟廱太學者豈好為是多事哉順民之性不得不爾也語至於此乃知乾坤之造變化之神藴奥宏深豈淺智所能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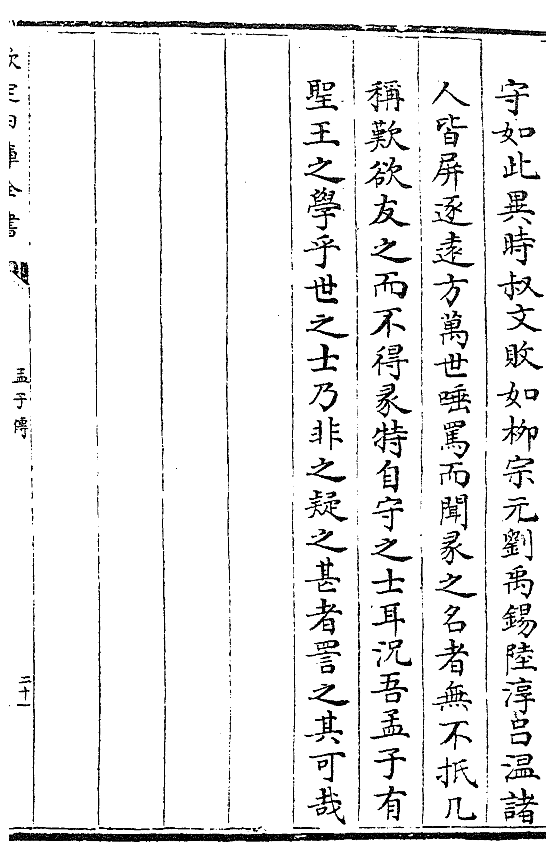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

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王驩齊之寵臣此何等輩弔公行子時乃有進而與之言者有就其位而與之言者一時士大夫無所操守趨炎媚竈奴顏婢膝態度如此則王驩氣燄薰灼亦可見矣孟子獨不與之言者非忽之也理當如是爾竊讀豫卦而知孟子之所守矣豫之六二曰介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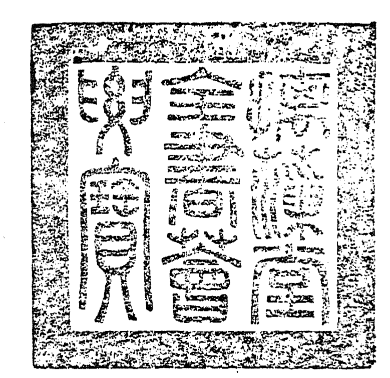
石不終日貞吉夫時當恱豫衆皆趨動而六二君子居中守正介焉如石以此處心則其獲吉寧用終日乎夫齊國士大夫以一國之寵盡在王驩乃於衆人前不顧義理不守名分而趨媚如此上下一心無有知恥者諸子之來爲弔公行子來耶爲王驩來耶於糞壤中乃有芝菌於喧啾中乃見鸞鳳其孟子弔公行子時耶一時氣象儼然如此道心德量如天如帝想見聖人之所存矣王驩小人何足以識孟子夫孟

子獨不與之言亦可以自省矣不知發藥之功乃有簡驩之怨夫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此朝廷禮也孟子以為禮王驩以為簡是凡以非禮見驩者皆驩之所喜也孟子以禮待之而乃獨以為簡豈不顛沛乎然而孟子聞其簡驩之言而引禮為說雍容如此余於此非獨見孟子之心而待小人之法亦于是而三省矣昔王叔文當權其門如市或勸張彖見之彖曰是方為國妖祥安可見也彖布衣也而所



守如此異時叔文敗如柳宗元劉禹錫陸淳呂溫諸人皆屏逐遠方萬世唾罵而聞彖之名者無不抵几稱歎欲友之而不得彖特自守之士耳況吾孟子有聖王之學乎世之士乃非之疑之甚者詈之其可哉

孟子傳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二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一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

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此一章乃孟子傳曾子忠恕之學其施之作用者如此夫其所以無一朝之患者行其所謂恕也其所以

有終身之憂者行其所謂忠也行其所謂恕故不罪人之横逆而自反已之不仁無禮不忠其極待之以妄人而不責焉行其所謂忠故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其極欲效舜為法於天下以此而觀則孟子處陳臻之非屋廬之問季孫之異子叔之疑淳于髠之侮慢公孫丑以比管晏過孟賁尹士譏不明干禄濡滞之妄蓋裕如也深觀其心可謂知所緩急矣其於人之横逆付之無事而不以介意超然求仁禮忠之極而

樂焉至於平生所汲汲者以謂舜自匹夫爲法於天下而我墮于流俗爲無所聞知之人惟其操不如舜之心早夜孜孜求其所以爲舜者乃得于事親之間昌言號于天下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父子者定是孟子之學所以造聖王之閫域者自事親之道而入也其所以得事親之道者以其學出於曾子曾子之論孝曰

夫孝置之則植乎天地溥之則横乎四海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惟曾子自事親而入故孟子亦自事親而入惟孟子自事親而入所以見舜之用心惟見舜之用心所以拳拳以舜為說而不已也且其載顔子之語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又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又曰舜之居深山之

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又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其後乃指徐行為堯舜之道使天下後世好學聖王者止於徐行之間卜聖王之用心非其深得舜之道

其何能如此哉今此一章盡見其心至為之説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其平居所存槩可知矣若夫軒然立論曰仁之實在乎事親時是也義之實在乎從兄時是也知知斯二者禮節文斯二者樂樂斯二者反覆攷之其所得於聖王之道為仁為義為知為禮為樂皆自事親處得之推事親下氣怡色之心推有深愛有和氣有婉容之心推善則稱親過則稱己之心於天下所

以待人以恕而不責橫逆之侵責已以忠而自反而求仁自反而求禮自反而求忠嗚呼孟子能用曾子之道見於待人處已之間顯揚忠恕之說使人曉然日出渙然冰釋者其於斯而見之矣顏子之後一人而已矣其盛矣哉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

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禹稷勤勞顏子優逸勤勞優逸曉然不同孟子乃曰禹稷顏回同道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皆古聖人也孟子乃曰不同道不知孟子於何地見禹稷顏子之同又於何地見伯夷

伊尹下惠孔子之不同又論伯夷伊尹孔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又論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何獨尊孔子而畧數子乎至論禹稷曰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者由已飢之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又何以窮居獨處之人遽與功業盛大卓乎千古之上者為一等乎此蓋有說也其說安在曰

在講學中庸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又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夫誠一也有天下之至誠有致曲之誠天下之至誠誠之極者也是以可與天地參禹稷顏回之學天下之至誠是以禹稷在廟

堂以誠而憂顏子在陋巷以誠而樂禹稷乃廟堂之顏子顏子乃陋巷之禹稷在憂則憂在樂則樂論天下之至誠則一而已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致曲之誠誠之始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云何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化是也孔子天下之至誠也伯夷伊尹下惠止於致曲之誠而不進者也故伯夷誠於清而不進伊尹誠於任而不進下惠誠於

和而不進孔子進進不已故聖之外又有智智之外又有中中之外又有巧此天下之至誠也是以孔子則異乎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以伯夷下惠伊尹與孔子不同道而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然則君子之講學詎可止於致曲之誠而不進於天下之至誠乎誠能盡天下之至誠窮而陋巷何以參天地乎豈不以敝衣敗屨有澡衣黼黻之尊荷鉏秉耒有圭璋璧玉之嚴單

門圭窬有廉陛岩廟之峻妻子奴婢有賔客選掄之機飲食寢處有經綸造化之大參天地者蓋在於此方其達也如同室之鬬被髮纓冠而救之非赴人急難也以誠當如是也禹稷以之同室而不救則謂之不誠方其窮也如鄉鄰之鬬閉戶而不救非無濟物之心也以誠當如是也顔子以之鄉鄰而往救則謂之不誠故學士大夫當學天下之至誠學天下之至誠則可以參天地能參天地則達為禹稷窮為顔子

在禹稷而不驚處顔子而不羨各誠其誠惟其所遭如何耳孟子學天下之至誠得之於子思者也故其論三聖人與夫禹稷顔子同與不同昌言判斷不復致疑嗚呼何其巍巍如此也盛哉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孟子高見遠識卓然在戰國權謀詭詐縱横捭闔卓異荒唐中猶北斗在天泰華在地其抑揚予奪進退

可否迥出常情之外非深造聖王之道能如是哉觀
夫畀管仲而狄許行貉白圭而蚓仲子禽獸楊墨妾
婦儀衍皆當時尊敬慕羡者孟子一皆極口詆之使
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而弟子倍其學如陳良者通
國稱不孝如匡章者而乃稱道禮貌使天下曉然知
其為賢人君子何其好惡與人異趣哉夫聖賢之取
人也取其存心而衆人之取人也拾其遺跡彼尊管
仲以其能霸也事許行以其異衆也白圭二十取一

欲輕賦也仲子築室織屨欲求名也楊墨當世之所宗尚儀秦一時以為丈夫孟子觀管仲之心本於作僞許行之心欲以惑衆白圭之心在於取名而不知中國人倫之大仲子之心惑於小道而不知避兄離母之惡楊墨之心推而至於無君父儀衍之心推而至於逢君惡孟子獨知其心而天下不知也使人人從其學則其為害當至於嬴秦之酷而後已所以深攻而力詆之絶其本根不使滋長為天下萬世慮也

陳良之心悅周公仲尼之道匡章之心有負罪引慝之孝此其所以稱道之禮貌之使天下曉然知其為豪傑為孝子以破風俗畀鄙之見疑似之迹其有功於聖道也大矣夫匡章之父以責善為心欲其子之學業出衆也然而材有長短當循序而徐進之乃以躁急之心求旦暮之效至於黜屏匡章而不得在人子之列論其志則愛子也論其事則賊恩也古者有易子而教而孔門有過庭之問其意可見也匡章以

得罪於父不得小盡孝養之心亦欲深自刻責不敢受妻子之養至於黜妻屏子其設心如是有大舜負罪引慝夔夔齋慄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之心豈可以為不孝子乎夫其心如此而小人好為譏議樂聞人之過而不一原其心遽以不孝目人使天下無為善之路聖賢豈肯為此事乎所以特犯衆惡接以禮儀際以顔色以洗一國之淺陋其有功於名敎大矣哉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毁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師有師之法臣有臣之法為師之法則去留自如為臣之法則死于其職而已曾子聞寇至則去寇退則反為師之法當如是也子思聞寇至則守蓋將死於其職焉為臣之法當如是也要兩人之心皆所謂天下之至誠也或去或不去各歸於誠而已矣曾子授道於子思子思授道於孟子子思中庸極言至誠之說蓋曾子之學也孟子識兩人之所存故昌言以斷之曰曾子子思同道又斷之曰曾子師也父兄也子

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惟孟子深造天下之至誠故見二人之存心而同道皆然之語軒然論之而不疑前論禹稷顏子今論曾子子思曰同道曰皆然則以誠有所見也自世俗觀之禹稷在廟堂而多憂顏子在陋巷而獨樂曾子聞寇至則去子思聞寇至則守其憂樂去留之迹遼乎若霄壤之分如之何其一視之謂之同道謂之皆然也惟禹稷誠在憂勞顏子誠在獨樂曾子誠在避寇子思誠在禦寇

一易其守則為不誠聖賢豈敢為不誠事哉明乎此說然後可以仰觀千古俯視來今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歸於誠而已矣不如是不得為善學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余讀此書乃知齊王之尊敬孟子至於如此也齊王見孟子之學孟子之見孟子之識迥與當時不同疑其異稟而非凡人俗士也故使人瞯之其使者往往

若唐舉許負之流以相形爲説者也夫聖賢之生也果有異於人黄帝生而神靈高辛自言其名帝堯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大禹聲爲律身爲度感玄鳥而生契履帝武而生稷高帝隆準而龍顏光武隆準而日角聖賢之生必受五行之間氣天地之全形山嶽之精粹江河之潤澤豈與凡人同哉然而聖王不談者欲人之自勉也儻恃區區之形貌而其心放於不仁不智之地則生而有髭者不能與周室之祚尊嚴若

神者不能去淫妬之惑而面如削瓜者乃為舜之九官貌狀甚惡者乃為孔門高弟故昔之慨然惡為此流者乃曰相形不如論心豈非出於此乎夫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堯舜亦與人同耳苐堯舜之心用處與凡俗不同所以其道獨尊於千古也然而人之形固不可一槩取也至於欽明文思者堯濬哲文明者舜齊聖廣淵者湯徽柔懿恭者文王温良恭儉者孔子聖賢德容亦豈可掩哉誠諸中形諸外此自然之理

也學士大夫又不可不攷如鴟目虎吻露眼赤睛不言而知其為王莽鳶肩豺目洞精矘眄不言而知其為梁冀豈有聖賢德容而如此者乎齊王於孟子如此徒知尊敬之而已而不能斷然用以為相此亦可怪也昔孟嘗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於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則曰魏成翟黄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

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齊宣之於孟子亦猶文侯之於子夏諸人也所任者田忌孫臏王驩之徒而其加意於孟子者止如此而已耳可勝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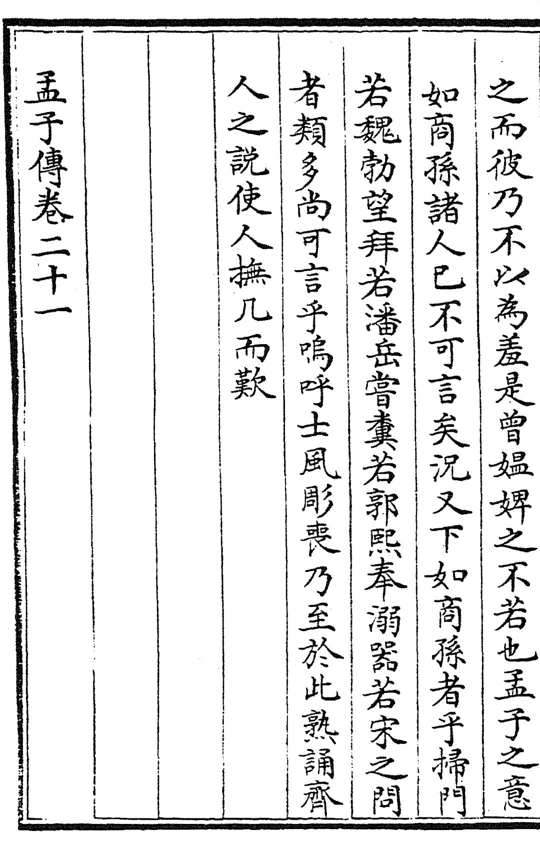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

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余觀此一段其意與妾婦儀衍同科乃知此説為商鞅騶忌孫臏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言也彼是數

子者或後車數十或三月而相或坐謀輜車或為兩國使或握六國相印或執兩國相權或築館康莊之衢其驕穉當世氣淩青雲者以謂富貴我所自致也然而靜觀其心不知禮義不聞亷恥揣摩人君所欲宛轉而附合之意在一朝之利達而已與家人婿子迎合主翁之心以求飽煖計曾不少異是何異乞祭墦間驕其妻妾者乎夫君子所見與小人所見不同君子所見者道義小人所見者勢利所見者道義故

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禄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曾何富貴之足道乎所見者勢利則君好兵吾進奇正之說君好利吾進倍贏之説君好闢土地吾進并吞之説君好連諸侯吾進縱横之説其不問理義去就在人而俯仰高下略無所守勢利所在性命所在也如此得志尚且意氣揚揚蔑視當世之士為不已如可勝痛哉泛觀千古得富貴如齊人之乞祭者亦多矣夫妻妾婦女羞



之而彼乃不以為羞是曾媪婢之不若也孟子之意如商孫諸人已不可言矣況又下如商孫者乎掃門若魏勃望拜若潘岳嘗糞若郭熙奉溺器若宋之問者類多尚可言乎嗚呼士風彫喪乃至於此熟誦齊人之説使人撫几而歎

孟子傳卷二十一